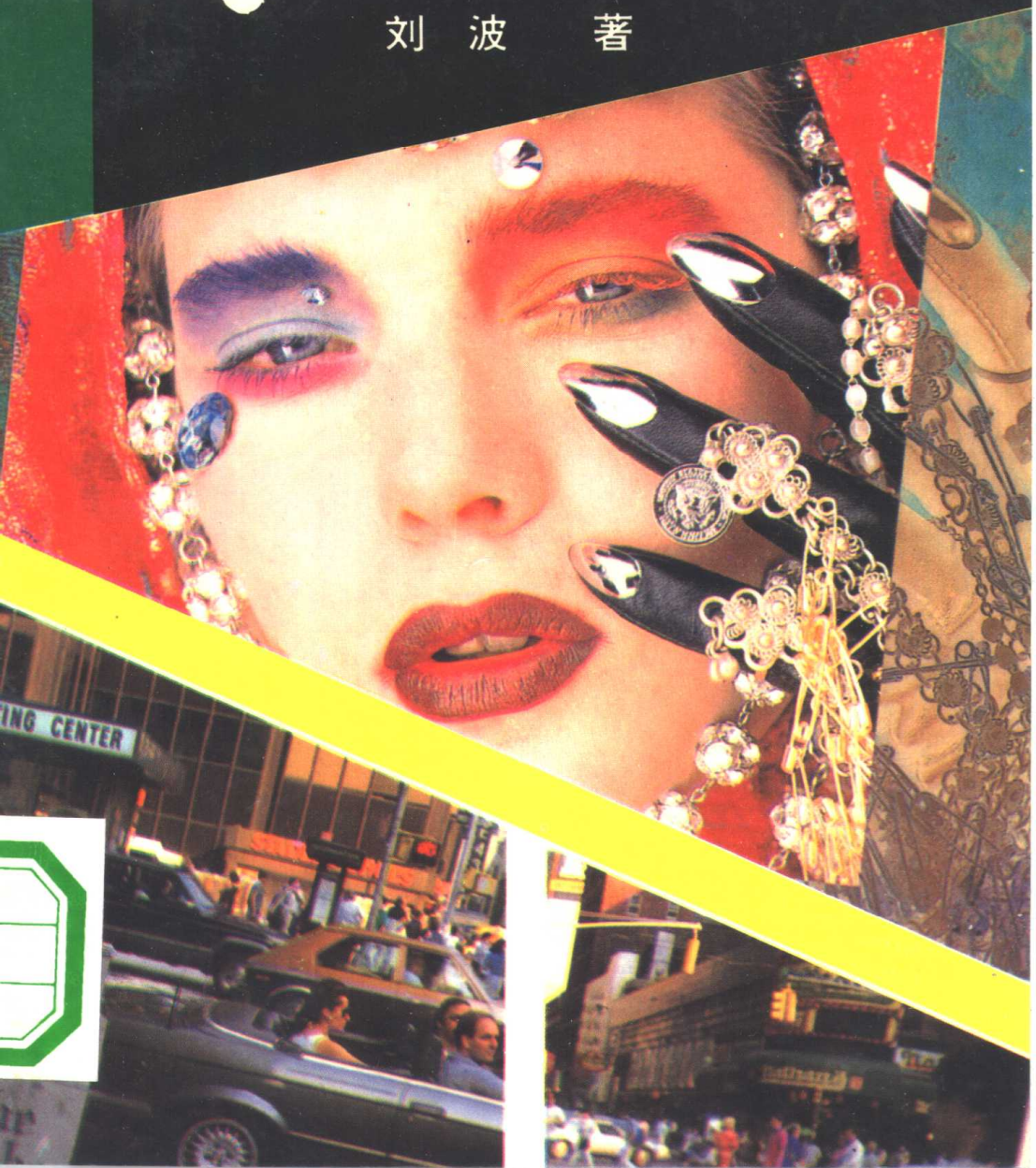


疯狂的黄金线

刘波 著



刘 波

疯狂的黄金线

——欧行纪实

中国商业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3 号

疯狂的黄金线

刘波 著

*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内报国寺1号)

邮政编码: 100053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印刷厂印刷

* * *

787×1092 毫米 32 开 8.72 印张 200 千字

1994 年 1 月第一版 199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300 册

ISBN7-5044-1964-8/K·67

定价: 7.80 元

自序

忙里抽闲，总算按计划赶在五·一前写完这部书稿的最后一个字，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轻松之感油然而起。

为了这部区区不足20万字的书，这两三个月，我竟没有一个晚上的轻闲。写完了，算算时间，离出国之行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如果换个人，换个其他写作高手，这点活，大概去年就完了。我不行。我太笨。我是一个笨人。多年以来，作为笨人的我，找到了一种适应笨的生活方式。那就是跟在聪明人后面爬。人家跑，咱爬。这总行吧！如果因为笨，连爬都放弃了，那不就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别人跑了吗？！

作为人，不甘心。

于是就爬。爬格子，也爬路。

于是，就又爬出了这本也许能成为书的书。

于是，就轻松。

成功，对于聪明人来讲，也许是件容易的事，也许是件平常的事。因此，也就少了许多欣喜与兴奋。

成功，对于笨人来讲，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件不平常的事。因此，也就多了几分珍惜与欣喜。

从这个角度，也只有从这个角度讲，笨人多少要比聪明人幸福一些。

因此，我现在的感觉似乎就比一些聪明人要好得多。

笨也好，累也罢，终于又干成了一件事。我高兴。

是为序。

作者

1993年4月30日

于北京

目 录

- 自 序 1
- 疯狂的黄金线 1
 - 美金不是梦..... 1
 - 车站练摊曲..... 4
 - 醉汉与娼妓..... 7
 - 伪劣品之忧..... 9
 - 秋明蒙难记 12
 - “倒爷”心态录..... 15
- 三色旗下的莫斯科 20
 - 我们被“宰”了 21
 - 不翼而飞的箱子 26
 - 魂断黄泉路 30
 - 泛浪黄水中的女人 34
 - 红场上的钟声 37
 - 高墙下的雕像 41
 - 克里姆林宫和它的主人 45
 - 并非昂贵的物价 49
 - 商海沉浮人 52

地铁、公共汽车和小巴	56
越南人的天堂与地狱	59
阿尔巴特街速描	63
• 欧洲的列车与车站	66
三个国家一列车	67
自由出入的火车站	70
色彩纷呈的硬座车	71
• 从东到西过海关	74
遗忘的签证	75
漂亮的蒙古小姐及其他	78
长头发的悲喜剧	82
爱笑的波兰人	86
西欧守关人	89
• 花国梦幻行	93
落户洋农民家	94
奇葩怒放沃夫姆	106
迎风飘扬的红旗	111
狂欢中的 kiss	115
花国嗜花人	120
围海长堤的神话	124
风车古今谈	128
新颖木鞋情	131
浴场裸胸女	134
竞相林立的银行	139
邮市逢知己	142

漫步阿姆斯特丹.....	147
国际名城海牙市.....	151
莱茵河畔鹿特丹.....	156
• 愜吝的荷兰人	161
男女同居，如此洋房.....	162
没着落的午餐.....	167
拿不出手的礼物.....	172
我们没这笔开支.....	175
• “性自由”的漩涡.....	179
泛滥成灾的黄货.....	180
搔首弄姿的橱窗女郎.....	183
花街“打的”女.....	187
• 异国游子情.....	191
百年辛酸史.....	192
潇洒倜傥黄先生.....	195
星罗棋布的中餐馆.....	198
海洋乐园话别情.....	203
• 比利时之旅.....	207
我们的新房东.....	209
温馨的思库腾.....	218
水城布鲁日.....	223
布鲁塞尔印象.....	228
芦笙传友情.....	233
• 多彩巴黎城.....	238
埃菲尔铁塔之歌.....	239

巴黎圣母院访古.....	243
步履匆匆卢浮宫.....	246
凯旋门与香榭丽舍大街.....	252
狗与和平鸽.....	255
巴黎的地铁.....	259
花都街头见闻录.....	262
香水的魅力.....	267

疯狂的黄金线

——中俄国际列车扫描

初夏，正当国人惊呼“国际倒爷闯北京”、“红桥倒爷震赤塔”之际，我随中国贵州民间艺术团登上了西行的国际列车。此行的目的，取道莫斯科，转赴西欧的荷兰、比利时访问演出。时为6月17日，上午7时。

由此始，我这位自诩为尚不闭塞的小文人，在国际列车上度过了六天六夜难忘的时光。新奇、感叹、担心、惊讶，乃至莫明其妙，拳脚相加。可谓大开眼界，眼界大开。

正所谓：飞快的车轮，导演了一幕幕悲喜剧。贬值的卢布，又带给人们不尽的思索……

美金不是梦

北京至莫斯科的铁路，横穿西伯利亚，联结欧亚两大板

块。说不清从何年何月始，这条铁路就成了新时期淘金者的黄金线。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和各种蓝眼睛、金头发的外国人，通过种种门道，千方百计地、一次又一次地挤上这趟列车。他们带去了大批在中国既不值钱，又无多少人问津的皮夹克、假冒名牌运动衫、旅游鞋，乃至文化衫、打火机、各种棉织品等。换来的却是令人眼眩的美元。

一上车，便有人向我谈起那边的行情。一件国内 70 元左右的皮夹克，在那边能卖到 250 元左右。一套假“阿迪达斯”牌运动服，国内 30 元左右，那边能卖到 150 元。高额的利润呀！真能让人激动得发狂。这趟列车，11 节车厢，旅客约 400 人左右。据统计，专门从事贩运的中国人每次都能占一半以上。那一半旅客，外国人不过几十人而已。再有的就是留学生和像我们这样的公派出国人员。这些人中也有人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种民间自发的国际贸易。

“倒爷”们心中有个分水岭一般的日子——1992 年 6 月 10 日。这一天，我国有关部门开始对国际列车实行一项其实并不严厉的限制：每个旅客随身携带行李不能超过 35 公斤，托运不能超过 40 公斤。算来我们这趟车是执行这一规定的第二趟。正是这规定，才使我们这趟车能够如此轻松。开车前，车厢走廊上虽然也挤了一些大大小小装满货物的编织袋，但车开以后，大包小包就陆续进了各自主人的包厢。于是，紫红色的地毯、明亮的玻璃窗和雪白的钩花窗帘，还真给人一种高雅的感觉。毕竟是国际列车上的软卧车厢呀。

6 月 10 日之前可绝不一般。听了几件不一般的事，简直让人吐舌头。

据说，有位先生，一人居然买下 4 个包厢，16 张票。4 个

包厢让他的货物塞得满满的。从地板码到车顶。这位先生一路走一路卖。车到莫斯科之后，他只拎着只小皮箱，就悠悠哉哉地走出火车站。身上自然藏着此行的全部收入——相当于47万元人民币的美元和卢布。47万元呀！要知道，一趟列车的全部收入，也不过30几万元人民币。还有一位先生，也创下了一项令同行们称奇的记录，尽管他只买了一张票，但却携带了满满39个（一说47个）编织袋的货物。自然，也是满载而归。

谈起这些，列车员不无感慨。他似乎仍是心有余悸。据他所说，6月10日以前，每次出车就像打仗，整天提心吊胆。怕什么？一怕车翻了。因为按规定，整趟列车编组，11节车厢的包厢，从头到尾都要挂在列车的同一侧。火车自重52吨，载重32吨，本来没有任何问题。可当包满为患时，就非常容易造成车体偏斜。而且还真的出现过一次，险些翻了车。再怕就是火灾。包厢里的货物码到了房顶。而那顶部的电扇是要统一转的。硬顶着不让它转，极易出现火灾。因此，每当码包时，列车员总是反复提醒，躲着点电扇，留出空档。

“旅客们呆哪儿呀？”

我爱瞎操心：包厢里堆满了货，自然没了人住的地方。

“呆哪儿？尽睡过道上的。还有两人挤一铺的、站着不睡的。赶上大冬天，咳，别提了。好歹，进了俄罗斯，货就陆续出手，也就渐渐有地方了。挣这点钱，也是不容易。”

列车员满带同情。

6月10日以后，货带的少多了。想再一趟挣个十几万、几十万的，怕不可能了。但赚个一万二万却没什么问题。帐好算，随身带30几件皮夹克，赚个五六千。再带点其他的，也

少赚不了。别忘了，还有托运那部分呢。加一块儿，扣去开销，少说剩一万多。

也够火的。

从事这行的，多是豪爽之人。见面就熟。和我们一见如故。一块喝酒，一块吃肉。许多人在三盅酒下肚之后，都跟我说过同样一句话：“要是早认识您，咱们都发了！”

这话怎么讲？

他们说了：“你们这个团，32个人，谁也没办托运，对吧？车票在您手里拿着。要是早认识您，这车票借我们去办托运，我一张票少说能运过一万块钱的货。您也别嫌少，一张票分您1000元，您赚多少？我赚多少？这帐还不好算？您看看，加一块30几万元泡汤了吧？听说你们还为出国经费犯愁呢？走这条道儿，您说，用愁吗？”

几句话，说得我如梦初醒，茅塞顿开。不过开了也没用。我总不能给贵州人出这主意去解决经费问题吧。再说了，用一张票给我1000元，加一块3万多，真要塞在我手里，砸得我后半辈子还能活吗？

幸亏没早认识。

我这思想，还没“解放”到这份儿上。

车站练摊曲

练摊就是卖东西。

火车跑了两天两夜，第三天凌晨，缓缓驶过俄罗斯边境线。旅客们显然都有些兴奋。大家明白，盼望已久的时刻就要来到了。

好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我算开了眼。并为能亲眼目睹这场面而感幸运。无论是大站、小站，站台上都会站满等待了许久的俄罗斯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万人拥挤，千人翘首，一齐眼巴巴地望着列车上的每一扇车窗。

这就是当年的“老大哥”吗？这就是那个曾被称为超级大国的公民吗？再看看他们每个人眼中闪出的欲望吧！那欲望让旅客们感到鼓舞，那欲望也让人为之震惊。

伟大的俄罗斯啊！

旅客们开始行动。

有胆大的，穿着两件皮夹克走下列车，挤在俄国人中间交易。但那胆要有足够的大，且是身强体壮之人。因为俄国不是一片净土，人群里流氓小偷应有尽有。谁碰上谁倒霉。抢了白抢，打了白打。所以，敢下车去卖货的没有几个。更多的旅客则是纷纷占领车窗前的位置。打开窗帘，在车窗上方拉开一条只有 20 厘米左右宽的口子，这就足够了。接下去就是练。只要把各种货物在窗前一抖，下面就是一片“斯库利卡”（俄语：多少钱）的叫喊。俄国人买东西似乎都很大方，每人手里都拿着叠不断贬值的卢布。出手就是三千五千。皮夹克、“阿迪达斯”、文化衫等最为畅销。每位“倒爷”一站卖上几件皮夹克不成问题。一位老兄带了十几件印有中国风光的文化衫，不到十分钟，便被抢购一空。直到最后一件卖出去时，下面还密密麻麻地伸着十几只举钱的手，恋恋不舍地不肯放下。一位胖一点的小老弟卖皮夹克极火，简直手忙脚乱。见位女士在一旁看热闹，就说：“您帮着卖点货吧？”

说着，塞给她一大摞女式汗衫。北京 6 块钱一件买的。身高 1.60 米以上的人穿着绝对嫌小。不过颜色很漂亮，上面

满些小猫、小狗之类的图案。

不好意思推却，那女士也练开了。

学他们的样子，窗前一晃，立刻引来一群人。有人冲她比划，示意让她打开包装。打开后，下面一片笑，是嫌短。但也有人在问：“斯库利卡”。她忙遵照胖老弟的吩咐，举起一张写有“400”的白纸。真没想到，价钱一露，底下也齐刷刷伸过来几十只举着钱的手。他们刚才不是还嫌短吗？怪事。汗衫一抢而空。就这一会儿，女士替胖老弟赚了有300多元人民币。他似乎不当回事，从那叠卢布里抽出张1000的给那女士。女士不要。于是，车开了以后，他拉着那女士一起去餐车吃了一顿。

但也并非全乐。不时也有败兴的消息在车厢中流传。有的人不慎收了假钞票，有的二锅头被人抢走。一次，站在我不远处的一位小巧玲珑的女留学生刚举起一件皮夹克，突然就从火车下面跳起一个身影，一只毛茸茸的大手准确无误地伸进那只有20厘米宽的窗口，揪住皮夹克就往外拽。女留学生一声惊叫。旁边的人一齐帮她使劲揪。那位俄国老兄只得松手，双脚落地之后，满不在乎地冲我们笑了笑。好像做了场游戏。他身旁的那些目睹这光天化日之下明火执杖的俄国人，竟然都无动于衷。

据我耳闻目睹，火车进入俄国境内后，每天都会发生几起类似的抢劫事件。甚至还听说过整个包厢遭洗劫的情况。令人心惊肉跳。“倒爷”们反复提醒我们，包厢里的窗户一定要关严，挎包之类的东西千万不要放在床头窗前显眼的地方。有些俄国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为了一只挎包，他们甚至敢把车窗玻璃砸碎。

醉汉与娼妓

国际列车是个小社会。车下什么人都有，车上也不例外。

那天晚上我们正要休息，包厢的门忽然被打开。接着闯进一位满身酒气的俄国人。哇哩哇啦地冲我们乱喊。谁也听不懂他所云为何。我这里还在彬彬有礼地用英语问他要干什么，却一眼看见他那只长着黑毛的手正明目张胆地伸向了我放在上铺的黑色挎包。我猛然醒悟，立刻揪住他的手，冲他大喊“Out”。他却依旧一副醉态，那手却又伸向了另一侧铺上的一只挎包。真他妈的混蛋。我们几个人群起而攻之，一齐用力，总算把他推出了包厢。我长出了一口气。连忙锁上包厢门，又把放在挎包里的护照转移到箱子里藏好。好家伙，这要让那醉汉抢走，以后的行程找谁去？我正在那儿后怕，外面走廊上突然喊声大作：“抓住他！抓住他！”

原来又是那醉汉。

他又闯进别的包厢，趁人不注意，抄起一件皮夹克就往外跑。他自然没逃出里里外外的中国人。挨了几拳头，就再也没露面了。

除了醉汉，敲门的还有一拨又一拨的俄国商人。有推销的，什么玩具、手表、望远镜之类的。也有收购的，背着个大挎包，挨门窜，看见什么都想要，恨不得连人们身上穿的衣服都买走。还有倒汇的，卢布换美元、美元换卢布的。一拨来了一拨走，这份热闹劲，真像赶集一样。

另外，还有人在推销一种特殊的商品，那就是肉体。

提起火车上娼妓横行之事，常跑这条线的旅客说得天花乱坠，不由你不信。他们管妓女一律称为“鸡”。有“鸡”，就有“鸡头”。车上的“鸡头”都是男性，负责推销，或曰联系业务。

进入俄国境内不久，果真开始出现“鸡群”，有3个一群的，也有2个一群的。都由一位“鸡头”带着。“鸡”们尽是一些十七八、二十左右的女孩子，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不时地冲着见到的每一个男性旅客飘去媚眼。有的甚至动手动脚。个别旅客也不吃素，上去搂搂抱抱，像是很熟的样子。更多的人则是不屑一顾。

有一次，我正跟几位留学生坐在包厢里穷聊。一个“鸡头”带着只“鸡”走了进来。其他几位旅客见了，也笑着挤进来凑热闹。那位留学生和“鸡头”侃开了。留学生的俄语说得很好，一边侃，一边给我们翻译。原来，那“鸡头”是在夸耀身旁这位“小鸡”如何能干，如何有魅力。那位姑娘长得算不上漂亮，淡施脂粉，一双蓝色的眼睛，带着冷漠与忧郁。偶尔，不自然地笑笑。芳龄只有19岁。我让留学生问，干这生意姑娘乐意吗？

20来岁的“鸡头”大概觉得这问题好笑，讲了几句。翻译过来的话是“能挣大钱还有什么不乐意？”

有人在那跑开了舌头，有的说：“斯库利卡？”有的讲：“How much？”都是问价钱。“鸡头”显然开始兴奋，以为生意要成。他先是伸出3个指头，冲我们一晃，意为3000卢布一次。然后，突然又冒出句英语，用手指挨个点着我们说：“One、two、three、four、five。”他接着用手冲我们5个人划了个圈：“Together。”又伸出2个手指。大家明白了，如果都来，每人